

辛丑重阳感赋(外二首)

李绍彬

九月九日艳阳天，
华发童趣共堪玩。
大泽^①新成凫水鸟，
飞人技惊扣心弦。

指点江山话秋趣，
车行三川叹巨变。
一诺^②既许初化蝶，
满城蓬垢终不还。

注：①大泽，指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宁湖。

②一诺，指“大干快上三五载，请君再看周口城”庄严承诺。

◇辛丑重阳，我市组织部分退休老同志游市区，赏秋色，观杂技，看变化。目之所及，无不惊叹变化之大、之美、之快！市委、市政府的庄严承诺已变为现实。喜由心生，即记。

清晨即景

沙颍清波映朝晖，
旁有钓者近浦垂。
一艘大船犁浪去，
两只白鹭傍水飞。

风入疏林鼓瑟琶，
舞动晨光尽忘归。
凝眸时见太极翁，
隔岸又唱四千岁。

◇清晨的滨河公园休闲健身者众多，洁净的空气、人文气息、自然风光使人留恋忘返。初见一对贴水翻飞的白鹭，继而又见。不远处靠近河心的柳树上，浅水边竟栖息着上百只美丽的白鹭，或立，或卧，或觅食，或曼舞。我们真应该把它们好好保护起来，比如在开阔的河段为它们打造一块大点儿的绿洲。11 月 29 日晨，记于滨河公园。

正道百年

弱水滥觞百年前，
烽火如星势燎原，
亿万工农齐奋起，
大鑫高擎拳锤镰。

几多狂澜挽既倒，
一朝赤县换人间。
欲借惊涛洗贫弱，
誓破巨浪扬千帆。

◇再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感怀。
记于 12 月 16 日。

佛阁之光(外一首)

王猛仁

无论置身何处，
高原的风总是穿过你的头发，
将洁白的哈达和无尽的芳菲，
留给大美珍藏，好让高原的白云缠绕你。

在这里，除了俯瞰闪光的金顶、肃穆的经幡，还能聆听米拉日巴佛阁的安谧与神圣。

一种缘于诗的空灵，开放在很久以前的天空，像飘忽的玛尼旗和旋转的经筒，一声声，刺破心境。

为了解读雪域最神奇的奥秘，我在游客如织的经路上思索，在众人供奉的观音像前伫立，甚至用四十二只手臂上生出的一只眼睛，化为三个字

的真谛，镂在心底。

别以为那么多塑像、菩萨、护法、财神会左右我的视线，我全部的誓愿与声音已没有归程。

无法嵌制的个性，正好以一种仪式，供养、规范着我的短暂行程。

连日来，无休无止的修行故事，似佛阁顶端安放的祥麟，隐隐约约，密密匝匝。

茫茫世界，我们都算不得什么。一尊佛，一句佛语，一朵飘逸的云彩，足以让我们顿悟、慈悲、化身。

注定望不到边的甘南山脉，墨蓝色的苍穹渐渐升起，有关米拉日巴修行的故事再次浮现……

回 声

别以为我没有希望。

我全部的歌声与声音，是草原上最后一轮圆月的承诺，涌动着青草一样的风姿和水汪汪的缤纷往事。

含蓄的花朵梦一样娇妍，在这亮丽的秋阳下，遮掩着无声无息的秘密。

一杯烈酒或因诗歌引发的风的传言，正好铺满弯弯曲曲的不眠之夜。

没有时间约定的行程，已经酝酿、勾勒了诸多情节，把朦胧中尚未涂抹完的色彩，继续描绘得茂密、浓烈。

有时，一枚草叶一滴晨露足以让

我眼花缭乱。当舒展褶皱的双翼，震颤月光下的踟蹰，我相信，昨晚的那一刻，可以在傍晚的星辉里，捕捉到另一幕惊奇与颤栗。

在你斑斓羽翼的庇护下，这注定是一个悄然而生动的时刻。

畅想中，那双灼烧的目光，恐已绿草遍地，坚挺的叶柄已延伸着午夜里的温情。

在记忆的另一端，在几声归鸟啼过后，这一簇又一簇莫名的野花，在各自的绿丝中，次第绽开藏匿已久的神秘……

路漫漫

李书军

有人用音符
谱出生命的赞歌
有人用画笔
描绘人生五彩的画卷
我却选择
从泥土里挖出
一些简单而枯燥的文字
让它们相互碰撞
纵然不能
撞出耀眼美丽的火花
它们至少可以
把我的每个黑夜照亮
有人说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走了一生

似乎才能走出几步
有人说这是一条狭窄的路
甚至只容得
一个人侧身而过
尽管如此
我还是整装待发
踏上一次
有风即雨的征程
不谈艰辛困惑
不论成功失败
既然选择
就勇敢走下去
只要走
路就在脚下

物象与语言搭建的艺术殿堂

——予子与绿岛《摄影与诗》读后感言

峭 岩

一切艺术作品的产生，无不是生活的积累和灵感的碰撞而爆发的火花。当一种艺术信息和另一种艺术信息撞怀时，便有了一种通达和豁然，随即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和符号，于是，新的艺术形态诞生了。此等情景，可以应验于予子和绿岛《摄影与诗》的联手创作上。

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在某媒体平台上出现了摄影诗的“卡片”，一景一诗，图是极致的凤羽，诗是乘风而动的翅膀。一座艺术的殿堂，就这么自然地、肆无忌惮地诞生了。它掠过无数人的双眼，掀动起一阵阵心灵的涟漪，成为一种阅读的快感和美的盛宴。这种冲击当然来自作品本身，是艺术光芒的化合作用使然。

《诗歌里的妈妈》，主人翁是一个满脸皱纹的母亲，斧凿刀刻般，是岁月，是沧桑，还有我们看不到的人间春花和秋月。这个隐匿的世界，就是诗人的发现。显然，诗人不满足初始的感觉，决意深挖下去，一口气写了三首诗。那么，诗人透过这张满脸褶皱的脸，展开了怎样的联想和追问？又是怎样的爱恋和倾倒呢？

诗人从三个层面入笔——

具象的妈妈：妈妈是我生命里疯长着的诗歌/是梦幻里忽远忽近的岸的牵挂与厮守/妈妈是夜里满天的星斗/那闪烁的辉光定是远远看着我眼睛/妈妈是日子夹层里黑白的底片/是夕阳西下满目余辉的殷殷顾盼/妈妈是莽莽森林里奔跑的呼吸/是田野里庄家的倒影和家的意念……妈妈的照片不需要美颜/岁月的沉淀将是最好的容颜。

血肉的妈妈：妈妈啊/你的目光可以穿透/坚硬的时光/所有的江河湖海/也可以在你沟壑纵横的皮肤间/艰难的爬行/你让这个午后的山寨/心静如水/世界为你安然入梦/泥土上曾经长出了遥远的花季/你用一生的忙碌/收拾躲藏在阁楼里沉寂的时光/以及那些年轻的梦……面对庄家/我们都将是你不孝的子孙。

神性的妈妈：额吉在云朵之上唱着牧歌/给草原上的天空听/额吉是神/把目光揉碎成咸的泥土/种出古朴的粮食/去养活马背上驰骋的儿女……那时我们年轻的额吉/拿忧伤的目光在月下汲水/没有人知道啊/她是在用爱情的泪水/供奉着一条河流最初的记忆。

诗人通过三个层面，一层层剥开，一层层递进，从表面进入肌理，从感性到理性，回环往复注入情感的浆液，一位饱含生命律动、血肉丰满的妈妈渐而走上神殿，让我们叩拜而敬仰。

正如诗人在题记中所说，在诗歌里为母亲行三叩头，在文字中为母亲点三炷香，在生命步履中为母亲

唱三支歌，那么，我们就一定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诗人把中华文化中屹立的古朴母亲，放置在尊崇的位置上，完成了一个美学上的定义，是诗歌的胜利，也是一个诗人的良知所在。

摄影与诗达成默契，需要双方的艺术造詣。无疑，在诸多物象面前，诗人施展了诗歌的本领，这是诗人的超人之处。一片落叶、一堆游云、一群奔马、一袭瀑布，诗人都有不同的感悟和笔墨，都有奇绝唯美的语言造势，可见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诸如这样的诗句：葬我于沉默的大地吧/趁着夕阳的余晖/我已把金黄色的梦吃/也埋在了久别的故乡(《葬我于沉默的大地》)。端坐在汪洋之上/没有叹息/也无需语言之类/家，在你平淡的目光里筑巢(《光阴就是一种绵长的等待》)。命，也是落叶/荷在冰冷水上沉眠/沉眠是今夜梦的无题/回家的路上/原来，这个世界很静/我崇尚这种肃穆之中的壮烈/不要嘈杂的回声/原本热闹的事情也太多/像花朵/和天边幽静的冷月/那就让我们在安静中学会/轮回自己(《生命的无题》)。

这样的诗的介质，已不是一般层面上提示的树林、残荷、落日的静物状态，是思想的大跨越，笔意深度地探险后的诗意升华。它让我们踏上岁月的山峦，俯瞰和腾飞，触感到生命的强烈抗争，在物象之外，洞开了另一扇通向近似哲学的意境之门。

其实，摄影诗是二度创作，诗人依据已有的图像，生出与主题有关的枝干和绿叶，让人触及一种从未抵达的艺术境界。它不是重复和描摹，是引申和联想，是美的更大范围内的意外和陌生。肯定地说，予子和绿岛的合作，是一次完美的契合之作，合璧之作。

这种二度创作，需要心灵与艺术品相的高度一致，方可完成。从生成的因果上排序，摄影在先，配诗在后，后者与前者达成高度统一，又开拓引申出另一个诗意空间，毋庸置疑，诗人不仅做到了锦上添花，还结出了灿烂的果实，有了另一种绽放。当它乘风到达我们面前时，被击掌、被雀跃、被浮想，足以证明艺术作品的力量。

那么，“影与诗”是如何同床共枕，又升华为比翼双飞的呢？我想，其中的艺术同感、共振共鸣，是关键所在。

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在视觉冲击与心灵沉淀的短暂静默中，摄影家与诗人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节点的艺术通道不期而遇，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甚至是神奇地创造了多元的、同一高度和纬度的关于诗性的召唤与漫长的跋涉之后，最终开创了一种近乎多层面、多视角、多趣味、多感应的艺术空间——审美复



摄影 予子

诗歌里的妈妈

绿岛

妈妈是我生命里疯长着的诗
歌
是梦里忽远忽近的岸的牵挂
与厮守
妈妈是子夜里满天的星斗
那闪烁的辉光定是远远看着我
的眼睛
妈妈是日子夹层里黑白的底
片
是夕阳西下满目余辉的殷殷
顾盼
妈妈是莽莽森林里奔跑的呼唤
是田野里庄稼的倒影和家的

意念
妈妈是我儿时摇篮里的催眠
曲
后来她是我大海上劈波斩浪
的罗盘
妈妈的照片不需要美颜
岁月的沉淀将是最好的容颜
苍茫的大地上一片片金黄
麦穗里倒映着母亲的身影
陪着妈妈的时光是宁静祥和
的时光
冬日的傍晚我决定给妈妈
写一首质朴的诗歌

合。至此，在人类 21 世纪已全方位进入信息和读图时代的特定语境下，摄影诗的艺术概念与命题，就此得以重申和重视。

记得本世纪初，著名文艺理论家成东方先生率先开创了“摄影文学”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摄影与文学创作概念，基本奠定了这一艺术体系的理论建设，并取得了相应的理论成果，带动了一大批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诗人和摄影家，广泛促进了摄影文学(摄影小说、摄影诗歌、摄影散文等)的全面发展。

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不同的艺术载体中都有一个认知的统一性，那就是普遍性与典型性的融合统一。由于艺术的个性美建立在大众审美之上，典型性尤为被青睐。海

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指出，艺术作品的本源就是艺术，与艺术作品密切相关的是真理、澄明之境，世界和大地。真理自行置入艺术作品，作品开启一个澄明之境，在大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价值尺度和命名，让人们决断和遵循。

诗人凭借思想的敏锐和诗意才情，从摄影(物象)提供的光影色彩中，攫取艺术信息，输入创作通道，从而实现诗意的转化。也许这种结果就是“澄明之境”和“意义世界”。

因此，虽然摄影和诗歌是两个不同类型的艺术载体，却有着惊人的统一性，作者正是在这里找到了一种美的契合，才有了天马行空的诗意飞翔。

和淮阳一起前行

晨之风

1996 年春节过后，我从乡下一所高中调到县城工作，任务还是教学。那年春天，淮阳发生了一件在当地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大事——时任县委、县政府领导决定开发城湖。

说起淮阳的城湖，那可是有些年头儿。据记载，淮阳城湖在六千多年前伏羲氏都宛丘(今淮阳)时就有，在宋代基本形成今天的规模。伏羲氏都宛丘后，神农氏也在这里定都，易“宛丘”为“陈”，这就是淮阳为“陈”的最早源头。再后来，周武王分封诸侯，把舜的后裔妣满封到陈地，开启了陈国近六百年的历史。陈国是当时公侯级的大国，国君勉励励精图治，百姓和乐，并修筑城墙，这就是淮阳古城墙的最早雏形，也形成了淮阳今天“湖中有城，城中有湖”的独特布局，成了中国北方非常罕见的城市布局。陈国被秦国灭掉后，这里成了陈县，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置淮阳国，首称淮阳。北周首次将这里设为陈州，宋宣和元年在这里设置淮宁府，明代这里是陈州治所。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淮阳一直是豫东的政治文化中心。因为淮阳的特殊地位，这里的对外宣传语是“羲皇故都，北方水城”。

让人感到郁闷的是，淮阳这片土地尽管历史文化灿烂，但是经济发展好像一直不太如意。淮阳的有识之士想改变本地现状，经过精心调研，一致认为，淮阳要想振兴，必须从旅游做起，而从旅游做起，必须在旅游资源上做文章。

1996 年春节刚过，淮阳几十万民工齐上阵，号称“百万民工战城湖”。我所在的学校靠近城湖，闲暇时见证了那个“旗帜飘扬，人头攒动”的壮观场面。民工们自备工具，带着干粮，住帐篷，根据规划，把湖里的水抽干，把淤泥挖出来，在岸边铺上石头，种上垂柳。当时的文化界还结合淮阳历史给城湖改了名字，叫“龙湖”。之所以叫龙湖，是因为伏羲氏定都宛丘时，在这里发明了龙图腾，故名。今天看来，淮阳的旅游事业就是开启于这一年。

从那一年开始，淮阳地方政府把发展理念定为“旅游带动”，一直延续到今天。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淮阳的旅游事业掀开了新的篇章。我所在的学校虽然位于县城，但周边都是菜地，介于城乡接合部。学校紧邻 106 国道，那时的道路很窄，双向两车道。车子驶过，尘土飞扬，环境当然不太好，和今

天相比天壤之别。从那时开始，淮阳的旅游事业一直在稳步前进。太昊陵景区由以前的纯民间香客庙会，逐渐变为外来游客的旅游地。里面的各种软硬件设施也与时俱进，与知名景区的差距越来越小。淮阳让当地居民骄傲的是，这里有一万六七千亩的龙湖，这是很大的旅游资源，加上平粮台古城遗迹，形成了淮阳“一陵一湖一古城”的旅游名片。特别是 2004 年，淮阳主办了国家级的“姓氏文化节”，2007 年，淮阳举办了“中原赏荷旅游月”活动。淮阳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2004 年，因为工作需要，我来到淮阳中学工作。从这一年起，我见证了淮阳城建的快速发展。以前学校门前是一条柏油马路，两边“脏乱差”，人们没有什么环保概念。尽管政府加大了整改力度，但人居环境一直不太理想。2019 年，淮阳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根据规划，淮阳撤县设区，之后，城市建设进入了“快车道”。道路变得宽敞、畅通，街边建起了很多街头公园和公厕，每天还有降尘车定期打扫卫生，整个城区变成了一个花园。一到晚上，各景点的霓虹灯辉映出一片祥和。在太昊陵广场上，群众翩翩起舞，享

受着幸福生活。市民出行就像在花园里散步，空气质量相比过去有了大幅提升。

2021 年，淮阳太昊陵景区被河南省列为 5A 申报景点。为成功创建 5A 级景区，当地政府加大城市建设力度，将龙湖风景区和太昊陵景区合为一体。外地游客到淮阳，可以尽情游玩几天。这是个重大工程，实现了多少人的梦想，更是民心工程。为使工程早日完工，老城区居民积极行动，响应政府号召。目前，淮阳区政府对龙湖周边环境进行了改造，未来的太昊陵景区，将成为我市一张新的旅游名片。

我是一名老师，长期坚守在教育一线，同时又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工作间隙，我喜欢拿起笔记录所在地的变化，在变化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变化中感受生活的幸福。

随着淮阳越变越美，很多全市甚至全国性的文化文学采风活动都在这里举办，身居淮阳，作为一名文化文学爱好者，我多次参与其中。每次参与，作为“东道主”，我都很骄傲。淮阳是一座文化和文学的“富矿”，感谢她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感谢她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

